

国父军事顾问

——荷马李将军（初稿）

黄季陆著

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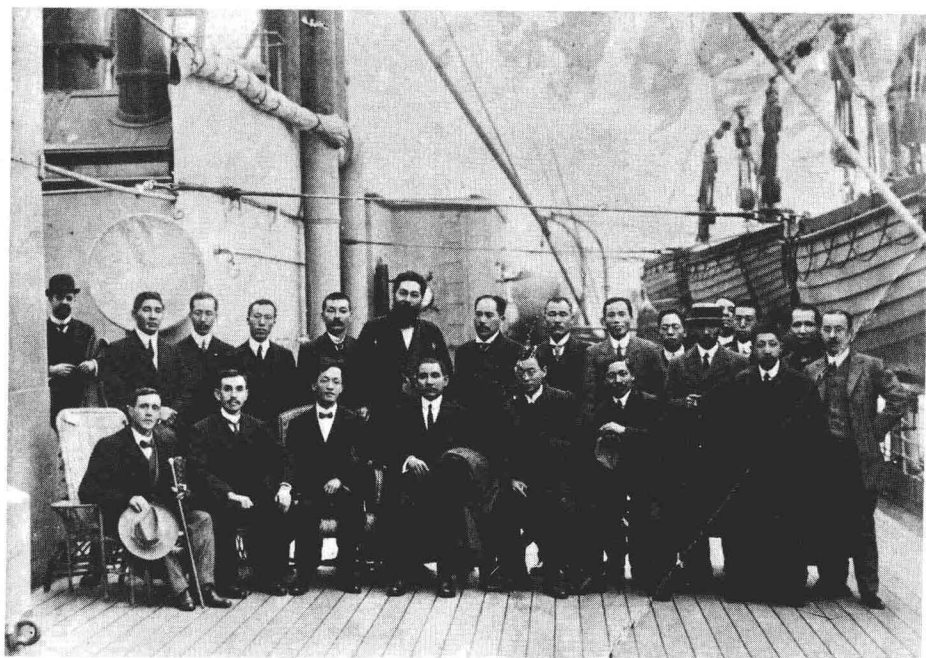
国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

黃
季
陸



Homer Lea

軍將李馬荷——問顧事軍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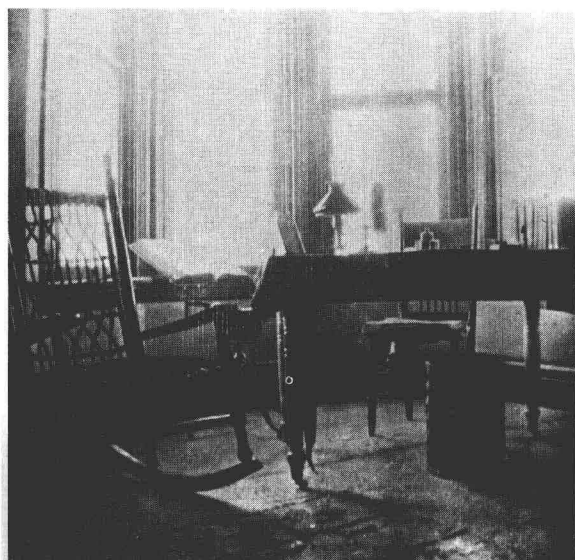
影攝上輪在時港香經國返歐自父國隨（人一第左）軍將李馬荷
（日一十二月二十年一一九一）



人夫李馬荷



(右上) 中學時的荷馬李將軍
 (左上) 大學時的荷馬李將軍
 (左下) 荷馬李將軍在史丹佛大學所住的宿舍。





(上) 穿中國滿清軍服的荷馬李將軍
(下) 民國元年荷馬李將軍因病
自華返國後攝影。



ONE OF THE LATEST
PICTURES OF
GEN. LEA,
AFTER HIS
RETURN FROM
ORIENT WORN OUT
BY FIGHT TO
FREE CHINA

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

黃季陸

一 荷馬李將軍夫婦與中國革命

今年元旦，我接到駐美大使周書楷先生的一封信，述說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最近獲得有一批私人贈予有關中國革命的重要而珍貴的史料。從周大使的信中我才得知史大胡佛圖書館東方搜集館主任馬大任先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有一封信給我，大約是由於聖誕節的郵件擁擠而失去，我竟未獲讀馬先生的來信。周大使於接到我的覆信後，才將我不曾接到馬先生來信的消息告訴他，因此馬先生乃於本年一月九日再用掛號信將前信及一部份有關國父中山先生的重要史料寄給我，這部份寄到的史料共有十件，是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寫給一位早年獻身中國革命的天才卓越的軍事家荷馬李將軍（Homer Lea）的親筆英文信和電報。我把這些資料閱讀了之後，真有如獲至寶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感覺。

從這僅僅十件的文件中，我發現：一、了解一位天才卓越的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家荷馬李將軍和中山先生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二、了解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中山先生籌劃中國革命的苦心孤詣，博大遠識和艱苦備嘗的經歷；三、關於辛亥黃花岡之役及武昌起義事前的佈置與籌劃的一段經過，而為我們所從未獲知的；四、關於革命時期革命與保皇的鬥爭，中山先生與康有為、梁啟超間的微妙關係，由這少數的文件參證其他有關資料，有不少重要的發現。

上面所述有關中國革命而未經刊佈的珍貴資料，原為已故荷馬李將軍夫人包爾斯女士所有。查李將軍於民國元年任中山先生軍事顧問，在伴隨中山先生祭明太祖陵後得病隨即返美治療，於是年冬天在美逝世（一九一

11年)，李夫人則於一九三四年在美去世。李夫人逝世後，此項文件一直保留在其繼子包爾斯（Joshua B. Powers）先生之手，最近才由包先生贈予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胡佛研究所於接獲此項文件後，根據包先生的囑託及查證各方有關資料，得悉李將軍生前有將其骨灰埋葬在中國國土的遺願，而李將軍生前所指之中國國土，自係指中國大陸而言，因當時臺灣尙割讓於日本，尙未光復。因此胡佛研究所諸先生乃建議將李將軍及其夫人靈骨葬於金門，或將其骨灰撒置金門上空，以了李將軍及其夫人生前之夙願。在該所之意，認金門乃係福建省之一部分，與李將軍遺志之中國國土仍相符合。周書楷大使、馬大任館長及胡佛研究所副所長史華若考斯基（Witold S. Sworakowski）先生先後給我來信，都希望我方能予協助，以完成這一有關中美關係具有歷史意義的盛舉。胡佛研究所並希望此一希望如能實現，該所將派前美國駐華代辦，現在該所擔任研究工作之鍾華德先生偕同李將軍繼子包爾斯先生携同李氏夫婦遺骸前來參加葬禮，情深誼重，令人欽感無已！

我於接到周、馬諸先生來信後至感興奮。唯一足資考慮的地方，便是他們似乎太強調將李將軍遺骸安葬金門，或將骨灰撒散在金門上空一點。我以為金門固然是中國的領土，今之臺灣不獨為我國國土，更是我們光復大陸的基地，我們終有光復大陸之一日，因此，把李將軍夫婦遺骸葬在金門與葬在臺灣，在意義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當我正遲疑於這一問題的決定以作答覆時，忽奉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的一封信，他告訴我總統蔣先生於得悉荷馬李將軍夫婦遺骸希望移葬中國的消息後，曾於一月二十三日有一項明智的批示。批示中說：「荷馬李將軍為我建造民國總理所聘請外國的第一顧問，彼既願葬在中國國土之上，則我政府應當贊成，並可先為其在我國土臺灣基地予以優禮祭葬，待我光復大陸後，准再遷移於南京紫金山總理陵墓之附近安葬可也。」張秘書長岳軍遵奉總統此一批示，並立即逕電駐美國周大使書楷與胡佛研究所方面接洽辦理。

最近我接到周書楷先生二月十四日來信說：胡佛研究所對於總統的指示深感榮幸，並表示謝意。且經洽獲荷馬李將軍繼子包爾斯先生的同意，願於本年四月親護荷馬李將軍及夫人靈骨前來臺北參加葬禮。胡佛研究所所長肯貝博士(Dr. W. Glenn Campbell)，研究員鍾華德及馬大任三先生將代表該所來華參加。包爾斯先生並表示其多年以來，常以未能實踐荷馬李將軍夫婦生前遺囑將其骨骸葬於中國國土爲憾，茲獲我總統賜予優禮下葬我國國土臺灣，歿存均感。且云：荷馬李將軍受我總理過去偉大人格及深遠見識之感召，乃投效中國革命運動。由於荷馬李將軍與我國關係深切，且爲感謝總統盛意，特擬於來華時將李將軍生前佩劍一把呈獻總統，以表其崇敬之意。

寫到這裏，似乎有先把荷馬李夫人和她的兒子包爾斯先生作一說明和介紹的必要。因爲不作說明，大家可能會懷疑到：荷馬李夫人的遺骸爲何要與荷馬李將軍合葬在中國國土呢？包爾斯先生的名字何以不姓李將軍的姓呢？要解答這兩個疑問，最好先從李將軍和他的夫人說起。原來李將軍夫人在未與李將軍結合之前，曾經有一段家庭不幸的經過。她是一位離婚的女子，原叫做包爾斯太太 Mrs. Ethel Bryant Powers。她與前夫共生了三個孩子，兩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這次把荷馬李將軍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送給胡佛圖書館收藏而要遵照李將軍遺囑把李氏夫婦的靈骨埋葬在中國國土的 Joshua 包爾斯先生，便是李將軍夫人與前夫所生之子，周書楷大使說他是李將軍的繼子，便是由此而來的。不管包爾斯先生是李夫人前夫所生的亦好，李將軍的繼子亦好，而包爾斯先生對於荷馬李將軍夫婦永恆不忘的孝思，就東方文化的觀點看，可說得上是「孝思不匱」的了。這種至情的流露，至孝的表現，真值得我們敬仰！

荷馬李夫人原來是荷馬李將軍的女秘書，因爲她賞識荷馬李將軍的天才橫溢，識見卓越，於是由理想志趣

的共同而互相由敬仰而發生愛情，由愛情而結爲神聖的夫婦，他倆的婚姻是一崇高而偉大的愛情的結合，說起來真不平凡。中國人指一個賢慧的太太爲「賢內助」，那就是說：一個男人的成就的基礎在家庭，古今中外的偉大人物的成功，沒有不是從此而來的。我們所謂「賢內助」，西方人則稱爲「最好的『一半』」Better Half，亦全是同一的道理。

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後，美國人才知道在一九〇九年荷馬李將軍預斷太平洋戰爭一旦發生，日本將爲美國國家帶來無比的災難。他那本「無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的名著所預料的一切情況，在美日戰爭爆發一一實現後，才發現荷馬李將軍是一先知，是一卓越而偉大的戰略家！不幸此時已在一九〇九年此書的出版三十三年之後了！在當時，美國一般社會對於此書作者的評價，認爲李將軍是一個天才卓越的人很少，指爲「狂人」的反居多數，而鼓勵「無知之勇」一書的寫作的人，便是後來的荷馬李將軍夫人。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後，有一位寫作者名叫蘇里萬先生 Robert Sullivan 嘆息於荷馬李將軍數十年前對太平洋戰爭之預言未被人重視，構成了當時美國一時的災難，他特寫了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用大標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美國星期新聞(Sunday News)發表，題目爲「無人肯聽的預言者！」此文所提供有關荷馬李將軍的珍貴史料很多，我留到以後再講，現在我暫把有關荷馬李將軍與他的夫人的關係一段譯在下面，以代說明：

「荷馬李遇到了一位年青而離過婚的包爾斯女士，帶着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包爾斯女士對於荷馬李的思想發生了興趣，而荷馬李的個性亦深深地迷惑了她。她在聽過他的一些最卓越而踏實的言論後，她就催促他把這些思想中的一部分寫出來。她幫助他寫作，實際上她幫助他做最難做的工作，這樣，她就成爲荷馬李的文筆

寫作秘書……。他們合作的第一部著作便是「無知之勇」於一九〇九年由哈潑斯公司出版。」

有一位克奈爾布斯先生(Clare Boothe)在他所著「勇敢的荷馬李將軍」一文中，描述他倆戀愛的經過，引了古人的兩句名言來形容，這兩句名言是：

「她爲我所經的危難而愛我，我則爲她之對這些危難的同情而愛她」。(She loved me for the dangers

I had passed, and I loved her that she did pity them.)

荷馬李將軍是一位駝背而殘缺的人，他的健康是不正常的，他的視力亦日就衰弱，包爾斯女士不僅要幫助寫作，而且每日下午還要大聲朗誦歷史、遊記、拿破崙傳和政治的回憶錄給荷馬李將軍聽。後來李將軍因爲久病纏綿病榻，看護的職責，朝夕都落在荷馬李夫人的身上了！他倆這樣地互憐、互愛、互助，情投意合的恩愛夫妻，可說得上是偉大，亦可以說是世間所罕有的神聖而恩愛的一對！白居易的長恨歌有兩句沈痛的句子：「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這可能是包爾斯先生要把荷馬李夫婦的骸骨合葬在中國國土以了他倆的夙願的動機吧！亦可說：這是荷馬李夫人生前的一項遺囑，或爲我們所不知，而包爾斯先生要爲她而完成吧！在我看來，當荷馬李將軍及夫人的遺骸，本年四月在中國國土的臺灣舉行合葬時，我預想不知要爲中國和全世界的青年男女們，對於他倆崇高偉大的愛情，及包爾斯先生對於他倆永矢不置的孝思，激起多少同情與熱淚，帶來萬衆對這兩位國父中山先生的友人，中國革命的獻身者，無盡的崇敬與仰慕！

這兩位崇高偉大的夫婦的合葬，將是人間今後的美談，亦將是中美兩國的友誼上的一項最值得懷念的往事！就我目前手中所有的資料看來，我不僅發現荷馬李將軍是熱愛中國，獻身中國革命，爲國父孫先生最親摯的友人，而荷馬李夫人在這一抱負上同樣是荷馬李將軍志同道合的同志，中國革命和中山先生最誠摯的友人。

在中山先生寫給荷馬李將軍的信中，都提到荷馬李夫人。在他倆結婚以前稱她「包爾斯小姐」，結婚以後，就稱「荷馬李夫人」。在此我暫且先引用三件史料，以作本段文字的結束。一是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荷馬李將軍因病返美後中山先生致荷馬李夫人的信。二是中山先生於得悉荷馬李將軍於是年冬在美逝世的消息後，致荷馬李夫人沈痛的弔唁的信，三是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覆荷馬李夫人的原信。這三項資料原件都是英文，我把它譯在下面：

(一)

觀愛的荷馬李夫人：

我非常高興聽到你和將軍在回國的旅途中至爲愉快，更高興的是將軍的身體日益復元，以及醫生所說的他不久以後就可以走路了。在你收到我這封信的時候，你應該已在海灘上了，無疑的，空氣和陽光的轉變更會加快將軍身體的復元。

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明天將乘新陽丸“Shinyo Maru”輪赴美攻讀。孫科將入加州大學，要念那一些課程現在還沒有決定。我相信在他留學期間，一定有機會接近貴國的人民。

在中國的事情已漸漸粗具規模，由於內閣總理被迫引退後的北京政黨的爭執，並不嚴重。我相信並且希望在不久之後每一件事情會再次順利發展下去。

我想盡可能避開政治方面的事情，我要盡我的力量來發展本國的自然資源，特別是鐵路的建設。我希望我能够完成這些事情。

(二)

親愛的荷馬李夫人：

從報上得悉荷馬李將軍去世的消息，我極爲哀傷。我本想致電給妳，以表達我深深的同情與弔唁，但是，事實上，直到今天，我都不相信，報紙上的報導是真實的。

失去李將軍，我覺得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和真正的朋友。

宋小姐希望轉致她對於妳喪夫之痛的深摯的同情。

孫逸仙

一九二二、十一、十四、上海

(三)

一九一五、十一、二十、東京發

敬愛的荷馬李夫人：

收到妳七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二十四日的兩封來信，我都遲遲未覆，敬請原諒。我的工作極爲忙碌，許多事情都要我親自處理，因此，休息的時間幾乎都沒有了。在這種情形下，默不回信並非就是不在乎的表示。每日我都記着妳的信，並盼望着有時間來給妳回信，告訴妳我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終於我提起筆來了。

我相信以妳的深切的個人的興趣，你一定會高興於聽到所有我的計劃都按照預期和情況開展得很好。

因此，革命的行動可以隨時開始，我的所有的同志們都準備好爲爭取自由作壓倒之一擊，不成功便成仁。（中略）。

當我在這裡推動着我的工作，而這工作又是我們所有活動的中心時，我已經完全放棄了去美國作一次旅行演講的想法。因爲我相信我留在這裡會比現在就到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去，都有好處。所以，此刻，請不用在這一方面催促我。假使時機到了，我會致電給妳的。

因此，來信請寫到上述的地點給我。希望能常常收到妳的來信。敬祝

安好

孫逸仙

從上面這三封中山先生致荷馬李夫人的信，我們可以發現中山先生對於李將軍夫人的一種深厚的友誼，並不因荷馬李將軍之逝世而消失，李夫人在荷馬李將軍逝世後仍然繼續在爲幫助中山先生的中國革命運動而策劃。

由第三封信中，中山先生的語氣可以看出荷馬李夫人當時在美國有一安排，要中山先生赴美作一次旅行演說，以獲取美國人民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與援助。當時中山先生因爲國內正是要發動反對民四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所以未能照李將軍夫人的安排而前赴美國。這一安排當時如能照李夫人的計劃做，其後果如何雖不可知，但中山先生果能前去美國一行，我想中國革命與美國人民間的關係必會有所增進是毫無疑義的。由這些片段資料的推斷，我們至少可以看出荷馬李夫人對於中國革命是如何的關懷，對於孫先生間的友誼是如何的真摯了。她對中國的熱愛是與荷馬李將軍生死一致的。

二 荷馬李將軍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記得在過去和年長一輩的同志談起當辛亥武昌起義後中山先生由美赴英，由英經香港返抵上海時的情形，其同行有一位駝背、殘缺，長不滿五尺，像貌不揚的外國將軍。有人問這位將軍爲何許人時，中山先生對人介紹，便說這是一位世界最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美人荷馬李將軍。其後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訪問中山先生時，亦曾以：「荷馬李將軍爲怎樣的人？」爲問。他毫不遲疑的答道：

「荷馬李麼，他可稱爲天下最大的陸軍專門家，歐美的軍事家都很尊重他的爲人。」

從具體的記載上說，大陸報記者當時的這一簡短的報導，可能是目前關於中山先生稱贊荷馬李將軍最珍貴的一項資料了。他當時雖如是地以世界偉大的軍事家推重荷馬李將軍；但是在聽的人的感覺，總以爲是一種普通應酬恭維的話。一是由於以貌取人的心理，看到李將軍那樣駝背殘缺的形態而不能見信；二是以爲中山先生在利用一般人崇拜外國人的心理，而引偕行的李將軍來壯自己的政治聲勢。其實呢，當時中山先生的話是真話，而一般人却有以不實視之的。

荷馬李將軍是一位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家。他的名著「無知之勇」一書出版於一九〇九年。他預料新興的日本將爲後來的美國國家帶來災難。當時他的美國同胞並不相信。一直到了三十三年之後，日本襲擊珍珠港，侵佔菲律賓，一切都如他所預料而實現，他才見重於他的本國社會。中山先生遠在數十年前，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便推許李將軍爲世界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當然是不易爲我們當時的中國人所見信的！

同時另有一段故事，中山先生當時講的是真話、大家亦把它當作假話看，不料却發生了一種好的影響。當

中山先生偕荷馬李將軍由歐洲返抵上海時，那時全國上下都猜想他由海外歸來，必定携有大批外國借款與海外華僑的捐助。有了這筆大款必可充實財用、提高士氣、振奮人心，擴大革命的聲威。不料大家以此問他時，中山先生很直率的答道：

「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不達目的，誓不終止。」

這的確是句老實話，而大家又把他當作是假話看。於是便產生兩種不同的心理。一是老誠一點的人的看法，以中山先生不應如此天真，即使是真的「一文不名」亦不可說出，使大家聽了灰心，民心士氣將因此而受到影響。另一種人的看法，也許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正因大家把真話當作假話看，在當時反認為這是一項政治機密，中山先生是不易隨便將秘密洩露公開的。因此，反而增加了大眾莫測高深的看法，視他的回國必定暗中擁有大量的外援，金錢和武器，來加強革命的勢力，促使革命提早成功！事實上、當時這種看法和臆測，的確壯大了革命的聲勢不少，實非他的本意所在！然則他所說：「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在我看來，這是他對當時的革命黨人的一種警告！因為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當時似乎隱伏了一項危機，那便是一部分人把革命的成敗，完全寄託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而沒有革命大業的成敗建立在自身的奮鬥上面。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中山先生特地提出來以警告國人！

上述中山先生警告國人，不要把革命大業的成敗完全建立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並不是說外交運用的不重要。他所指的是革命奮鬥不懈的精神和不屈不撓、獨立自主的努力，才是革命成功最好的保障。當中山先生在美國丹佛城得悉武昌起義消息後，本可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國，參加國內革命戰爭。他所以仍繼續東行，迅即經由紐約赴英倫的原因，亦正因為外交的重要，故乃立為決策。其時他認為：革命軍既已佔領武

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純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衝國際樽俎之間，其所得的效力更爲重大。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和他給予中山先生的幫助，當以在英國協助中山先生辦理外交，使英國政府暫持中立態度，並停止兩筆大借款，逼使當時的滿清政府陷於外援的絕望，財政的枯窘，因而不得不宣佈退位。這兩筆大借款：一是川漢鐵路大借款一萬萬元業已募集存儲待付；一是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已簽約而正擬發行債券，募集之中。假使這兩筆大借款爲滿清政府所有，以作對付革命的戰費，那末辛亥革命的形勢便又將不同了！

中山先生此次英國之行，除了斷絕了列強對滿清財政支撐之外，更使得滿清政治聲威亦隨之墮失。其他尚有一項重大的成就，那便是由於英國對中國革命暫持觀望的態度，因而影響了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亦不得不隨之而暫時持審慎的態度。日本是最鄰近中國而最具野心的國家，日本的態度影響於中國革命者至大且巨。日本的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但是其時的日本政府則爲反對中國革命者。在日本的軍人與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持的觀點，認爲中國一旦改帝制而爲共和，必將影響及於日本所謂的天皇制度的保存。當武昌起義爆發，日本政府及軍人保守派間即已有直接干涉中國革命與維持滿清帝制政權之動向。由於日本與英國同盟的關係，英國對於中國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如能轉變英國的對華政策則亦可以影響日本對華政策之轉變。中山先生之急於赴英作外交活動的原因，首在掌握這一契機而獲得成功。否則當時日英兩國如果聯合以阻撓中國革命之發展，則辛亥革命便不會成功若是其迅速了！

英國之行是順利而美滿的。當時予以莫大之助力的人，當推荷馬李將軍。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所說：「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咸馬李，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任曰：我政府已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